

【文摘】

# 從對聯談茶禪的生命觀

邱素雲

中國技術學院兼任講師

## 前言

茶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，而真正形成飲茶風氣，並由此促進了民間飲茶習俗普及的，卻是禪宗僧人。

中國早期的茶生產，多賴由居於深山中的僧侶栽培，隨文人雅士和高僧釋家之互相交遊，飲茶之俗逐漸推廣於世間。

僧人的飲茶哲學，將口腔味覺感官提昇到心靈美學的層次，更突破人的有限性到無限的中觀、止觀、空觀。喝茶活動是一種文化現象，和社會物質生活、精神文化生活相關，且是一種追尋自我、超越自我的修養方法。在所有的飲食中，唯一具有超越性，古人視茶為「靈物」正是指此種特質。

藉著芬芳漫溢的茶香，喉韻回甘的茶味，茶的魂魄化成詩的精靈、禪的智慧，從飲茶中抒發情志，也感通物理；是孤獨時的良朋，也是熱鬧時的諍友。竹下、松間、廳堂、內室、書齋、僧室，結合不同情境，茶所開展出的文思、理則，或典雅優美，或恬淡敬謹，或安和悠遠，或濃郁清芬，豐富了文學的生命，提昇了生命的境界，也慰藉了勞苦的大眾。

唐代開始大量詠茶入詩，而茶聯最遲在宋代便已出現。在各地茶館或以茶會友的場所中，常會張貼茶門聯，懸掛茶掛以增添古樸之意，更賦予思考冥想的空間，倍增品茗樂趣。因名山多名寺，山寺的好茶、好水及僧俗同在茶香禪趣中惜情惜緣，對聯成為吟詠最好的文學形式。

本文特挑選出二十四副與茶禪有關的對聯，先依上聯首字筆畫再依言數排序，加以闡釋探析，見佛智禪理之無物不在，禪僧在修行中以茶為悟道的途徑，提昇飲茶的境界，增添茶文化的姿彩，進而探究茶禪的生命觀，以就教於大方之家。

1. 一壺茗茶品禪味，  
半榻茶煙養性靈。

這是台北市木柵某茶坊門聯。

泡一壺茗茶，品飲出茶中禪味；半榻茶煙，就足以涵養性靈。

台灣當今茶品主流是攫取清香、菁華和甘醇喉韻為主的炒青散茶。民間以茶為中心的藝術活動，稱為「茶藝」。茶藝的美，在準備階段就已進入欣賞的範圍，茶質探究及品茗的環境、氣氛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默契，都是欣賞的部分。

古人說：「但精一技，皆可諧道。」茶藝真正要學的，不在於「技藝」，而在於「藝術」。茶藝之美包括感官的享受、性靈的提昇和精神的滿足。觀照到茶葉本質的人，才是真正瞭解茶葉、領悟茶藝的人。

對喝茶文化深入探究，可以有許多知識學問，但要選擇什麼樣的方式及心情與茶結緣都可以。生活藝術化、藝術生活化的形式不拘一格，做到行於無軌如行於軌的境地。

宋代圓悟克勤禪師（一〇六三—一一三五）曾寫有「茶禪一味」四字，體現了茶與禪的密切關係。茶味即禪味，是中國茶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特質，茶與禪形成一體，飲茶可以進入平靜、和諧、專心、虔敬、清明的心靈境界。所以古代茶不僅為詩客所慕，也為僧家所愛。

茶有著清淨純和、淡樸高潔的美質，雖能給人刺激，使人興奮，但人們對它是樂而不亂、嗜而敬之的。飲茶使人在冷靜中對現實產生反省，在沈思中產生聯想，在聯想中把自己帶到心靈的彼岸。

僧侶最早初飲茶，即是為了坐禪修行。早在晉代，即有關於坐禪飲茶的確切記載。

《晉書·藝術傳》中提及敦煌僧人單道開在鄴城（今河北臨漳）昭德寺修行時不畏寒暑，晝夜不臥，誦經四十萬餘言，每日僅喫藥丸數顆，再「飲茶蘇一二升」而已。茶蘇是一種將茶葉、薑、桂、棗、橘等物合煮的飲料，能充飢止渴、驅逐睡魔以利清心修行。

禪宗的初祖達摩於西元五二〇年由印度來到中國。在金陵（南京）與梁武帝見面，點化武帝以只一味執著建廟無功德，心性的修養才是根本。

因和梁武帝語不契機，遂渡江到了嵩山少林寺，發願要禪定九年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。

傳說九年修行壁觀期間，前三年雖如願成功，之後卻因體力透支，遭睡魔侵襲，醒來之時羞憤難抑，絕望之餘，他終於撕下眼皮，棄置地上，以誓再不闔眼打瞌睡。在眼皮棄置之處竟然長成茶樹。有天，弟子在樹旁燒開水，一陣風來，樹葉碰巧掉落鍋裡，達摩喝了這鍋茶水以後，頓時神清氣爽，打坐時再也不打瞌睡而保持心靈的清明。

或許因茶禪關係密切，才有茶樹起源這樣的傳說。

僧侶們更公認茶有三德，一為坐禪時可通夜不眠；二為滿腹時能助消化、輕神氣；三為茶是不發之物，可抑制性欲、清心靜慮。唐代劉貞亮更進一步提出飲茶十德，即以茶散鬱氣，以茶驅睡氣，以茶養生氣，以茶驅病氣，以茶樹禮仁，以茶表敬意，以茶嘗滋味，以茶養身體，以茶可悟道，以茶可雅志。他不但將飲茶視作養生之物，更將茶當作修身之道。

唐代的飲茶風氣，至唐玄宗開元時，全國不分僧俗，把飲茶視為生活的一部分。中唐的陸羽（七四二—七五五）於唐德宗建中元年（七八〇）在湖州完成《茶經》。《茶經》是考察中國的茶的最基本的文獻，也是全世界第一部關於茶的學術著作。

陸羽有如此成就，是受到三歲時收養他的復州竟陵（今湖北天門縣）龍蓋寺喜茶、善茶的智積禪師影響。

陸羽的好朋友禪僧釋皎然（七二〇—約八〇〇）〈九日與陸處士羽飲茶〉：「九日山僧院，東籬菊也黃；俗人多泛酒，誰解助茶香。」俗人在酒中應酬，怎能知道在友誼中喝茶的芬芳呢！

釋皎然與陸羽交情很深，陸羽在自傳中形容他們的友誼是「緇素忘年之交」。

在唐代封演《封氏聞見記·飲茶》記載：「開元中，泰山靈岩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，學禪務於不寐，又不夕食，唯許其飲茶，人自懷挾，到處煮飲，從此轉相仿效，遂成風俗。」

唐、宋禪僧體認到茶有澄神湛慮、暢心怡情、提神醒腦的功能，可以做為學禪徹見自性的助力，因此禪僧種茶、飲茶，禪寺普遍設茶堂，可以和高僧一同在茶堂喫茶，辯佛理，飲茶談禪、覺悟群迷，也可以稱得上是風雅因緣。禪的理趣結合了茶的特性，對飲茶文化的提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。

茶與禪學進入到中國的人文性靈世界裡，成為傳統文人的性靈生活方式之一。禪本來是最現實的，以人生為主題的學問。優秀的文學與禪有一定的關係，深邃的習禪，自然會創造優秀的文學。

2.一掬甘泉，好把清涼澆熱客；  
兩頭嶺路，須將危險告行人。

這是從前浙江紹興駐蹕嶺某茶亭聯。

奔波營生的行人上嶺，氣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必在亭中息肩拭汗，亭旁的一捧甘冽泉水，正好把水的清涼來消解行路的煩熱；南來北往，山嶺兩頭都有道路，過來人應當把陡峭危險的地方，告訴將行的人，使每個人得以一路平安。

「甘泉」，指茶水，也比喻智慧。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，本來清純潔淨的心靈，會逐漸被利欲污染，藉著甘泉般的佛慧，洗滌一切塵勞妄念，使自性清淨心大放光明。

「兩頭嶺路」，指駐蹕嶺兩頭的山路，也暗喻夜眠日走的人生道路。人活在世上，不僅靠一己之力即得以存活，更有許多的因緣相聚，才造就了眼前此刻的生命。人生乍看之下，彷彿是孤獨之旅，實際上卻是眾生同道，頗不寂寞。了悟世相無常，在各種因緣際會中，能自度度人，行菩薩道，彼此關懷扶持，完成既安全又豐富的旅程。

茶亭撰聯者多為隱姓埋名的善心人士。題撰遣詞淺白，但表達出豐富的心靈內涵，消融生命的苦味，經營一個使自己清醒，也使世界爽淨的飲茶情境。

3.一勺勵清心，酌水誰含出世想；  
半生盟素志，聽泉我愛在山聲。

這是鎮江市招隱寺內萬古長青泉聯。

舀一勺泉水煮茶，勉勵自己也要保有像泉水一樣清澈的本心，酌取泉水替人止渴，是誰心含出世的想法呢；半輩子以來一直立下這樣的盟誓，表達平素的志願，傾聽潺潺不止的泉聲，我喜愛泉水安於在山保持自身潔澈的音聲。

「酌水」，典出《晉書·吳隱之傳論》：「吳隱酌水以厲精，晉代良能，此焉為最。」後常以「酌水」形容廉吏。

「聽泉我愛在山聲」取唐代杜甫〈佳人〉詩：「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濁。」之意。

人品與茶相得，是茶人的自勵。香茗使心境和物境契合無間，順天而放，不必刻意找尋自適之道，享受當下充實而飽滿活潑潑的天機。

明代名士陸樹聲嘗言：「煎茶非漫浪，要須人品與茶相得，故其法往往傳於高流隱逸，有煙霞泉石磊塊胸次者。」

明代人已經將茶藝提昇至一個至高的境界，並且將「茶侶」的界線畫分出來，只有「翰卿墨客、緇流羽士、逸老散人，或軒冕之徒」列名其中，而所謂「緇流羽士」即指寺廟中之和尚與道觀中之道士。一般來講，僧家飲茶之風較道士來得興盛，或許由於明代人多信仰佛教之故。

明代僧家多精解茶藝，而很多名茶都是由僧家烘焙而名傳遐邇。

明代陸容在〈送茶僧〉詩中云：「江南風致說僧家，石上清香竹裡茶；法藏名僧知更好，香煙茶暈滿袈裟。」如此淡雅生活，才真正屬於和尚家風。

歷來諺語有「天下名山寺佔多」之說，尤其江南一帶多名寺古剎，佳茗往往出其間，所以多備有品茶的場所，接待四方遊客。

雖有名茶，還需配合名水，也唯有如此才能盡茶之真味；而小品中以山泉為最佳。相水之法有所謂：「山厚者泉厚，山奇者泉奇，山清者泉清，山幽者泉幽，皆佳品也。」山寺有其優越的條件，一般茶客不辭路遙，迢迢而至，實有其嚮往的道理在。因此自古即有「名山出好茶，名寺出好茶」的說法。

由於修行的僧侶清閑寡慾，一般得道僧家也都是當代品茶行家；僧家因戒殺生而遠離腥穢，對於日常蔬食而養成在嗅覺與味覺上至為敏感的功能，對草中至靈的茶葉所含有的甘香，僧家多能隨著各種茗茶產地的不同而辨別出優劣，這不是世俗文士品茗所能望其項背。

4.九龍雲連，吉光開佛相；  
二泉玉瀉，禪味得真如。

這是清代乾隆皇帝題江蘇省無錫市惠山惠山寺聯。

九峰蜿蜒如龍騰翔在相連的白雲中，顯現吉祥的光明，使人開悟佛陀的實相；二脈泉水如白玉傾瀉而下，在禪悟的滋味中，領會得永恆常在的實體、實性的真如智慧。

惠山在無錫市西郊，以泉水著稱於世，惠山泉有「天下第二泉」的美譽，也稱陸子泉，相傳因唐陸羽品題而得名。

清泉泡茶，茶味中品得真如的禪境。在精神境界上，禪講究的是清淨、修心、靜慮，進而求得智慧以開悟生命的道理，達到身心輕安、觀照明淨的境界。有聯曰：

煮沸三江水，同飲五嶽茶。  
茶香高山雲霧質，水甜幽泉霜雪魂。  
幽借山巔雲霧質，香憑崖畔芝蘭魂。  
鬥酒恣歡，方向騷人正妙述；杯茶泛碧，庵前過客暫停車。

茶葉受到山巔雲霧滋養而增添幽質，茶香依憑著高山的泉雪、山崖的芝蘭來表現魂魄。在佛庵中共飲一杯浮泛綠碧的熱茶，是山水與人親暱的對話，使人身心得到暫時的安歇。飲茶中契入平靜、和諧、專心、敬意、清明、整潔、至高寧靜的心靈境界。

5.山僧活計茶三畝；  
漁夫生涯竹一竿。

這副對聯見《四朝高僧傳》。

山僧只要三畝茶園，就可以繼續生命的存在；漁夫只要一根釣竿，就有自足的生涯。

物欲太高，反而患得患失，徒添煩惱，於生存本身並無益處；把物欲降低，心靈才有更大的空間飛翔。

就佛家律制規定，出家人不得私有財產，但佛教卻不能沒有財產：比丘可以樹下坐，林中宿，巖間居，佛教卻需要有其中心所在。如果佛教道場有其生產事業，便能自給自足，無求於在俗的居士，且能弘揚法化，普濟人群。

唐代百丈懷海禪師（七四七—八一四）說：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」學禪，並不單靠坐禪就可達到最高境界，必須要有活一天就修行一天的心意，沒有佛作佛行，就不算是禪的生活。

住在山上的禪僧種茶維生，也寄託禪僧佛作佛行的心願。勞動服務的茶園，便是禪師論辯參悟的道場。

百丈禪師《禪門清規》卷七說：「叢林以茶湯為盛禮。」茶是禪僧的飲料，也用來供佛。喫茶在叢林裡被儀禮化，成為茶禮。

禪林中有不同單位編組，各組有組頭。茶頭，是特別的役僧，專司佛祖靈前獻茶及眾生供茶、來客饗茶。禪師們在午後功課完了，喜歡喝一杯濃茶，由茶頭司供應茶水。

在語言文字的範圍之外有很大的天地，幾乎除了人為的語言文字世界以外，整個宇宙都是非語言文字的，整個宇宙都是解脫的大門，達道的人是不須借助語言，不管走路、喫茶或喫飯，都只能靠自己完成，凡事盡心盡力，毫不敷衍，那麼無論身在何處，都是真實生命的體現，表現出禪者人間化的性格。所謂「路一步一步地走；飯一口一口地嚼」。又有所謂「摘茶更莫別思量，處處分明是道場」。專心投入當下自己的工作，沒有一絲雜念，那麼步步是道場。

6.小住為佳，且喫了趙州茶去；

日歸可緩，試同歌陌上花來。

這是清代樊增祥（一八四六—一九三一）題杭州九溪林海亭聯。

歇住些時是好的，暫且去喫碗趙州茶，品飲禪味也體會人生況味；回家路上可緩緩而行，試著一同來唱陌上花的歌，不要因歸心似箭而錯過了欣賞一路開放的春花。

「趙州茶」，唐代高僧趙州從諗禪師（七七八一八九七）的口頭禪是「喫茶去」，以此指引頓悟之法。

就近以茶指引頓悟之法的公案有很多。如僧問如寶禪師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曰：「飯後三碗茶。」又僧問谷泉禪師曰：「未審客來如何祇待？」師曰：「雲門胡餅趙州茶。」等。

日本愚堂國師（一五七六一一六六一）說：「自笑十年行腳事，瘦藤破笠扣禪扉。原來佛法無多子，喫飯喫茶又著衣。」可見禪似茶，參禪如飲茶。

當代趙樸初曾題詩並書寫成條幅贈與茶事活動說：「七碗受至味，一壺得真趣；空持千百偈，不如喫茶去。」

啓功一九八九年為北京「中國茶與文化展示週」題詩說：「今古形殊義不差，古稱茶苦近稱茶。趙州法語喫茶去，三字千金百世誇。」

出家人認為飯後飲茶最是淡而有味，且合乎出家修行清苦之訓：客來為不失禮，以茶、餅奉待，算是清貧自甘者最具誠意的待客之道。自命為風雅的人士，多喜品味僧寺所產的茶。

茶使生活藝術化，也表現佛教人間化、禪師人間化的性格。

7.三頓飯、數杯茗、一爐香、萬卷書，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；  
曉露花、午風竹、晚山霞、夜江月，都於無字句處寓大文章。

這是清代陳維英（一八一一一一八六九）自題圓山別墅太古巢聯。

生活中只要能三餐飽飯，閒暇時品飲幾杯茗茶，焚燒一爐清香，展讀萬卷書籍，又何必向塵寰外再追求成仙、成佛的真境；欣賞早晨滴著清露的好花，下午吹拂著爽颯的竹風，夜裡看著映在江上的月明，這都是大自然寄寓的大好文章。

陳維英，台灣淡水人。晚年築室「太古巢」於台北劍潭之畔，以供讀書養性，親自題寫這副對聯，聯旨既切合張懸地方的景致，也希望在尋常生活、自然風景中找到安身立命、提昇生命境界的智慧。

禪師修持落實於此生此世此時地，不慕聖希賢，不盲目崇拜權威，重視的是先把自己本有的佛智找出來，自做主人翁，「何必向塵寰外求真仙佛」正同斯旨。



六祖惠能（六三八—七一三）聽師父五祖弘忍禪師（六〇二—六七四）講經到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時大悟：「一切萬法不離自性。」萬法本在自心，應從自心中證悟真如本性，語言文字、眼前萬象只是方便開啓法門的工具，此聯「都於無字句處寓大文章」正同斯旨。

百丈禪師以爲只要不執著外境，也不執著知解，便是「自由人」。他說：「不求佛，不求知解，垢淨情盡，亦不守此無求爲是，亦不住盡處，亦不畏地獄縛，不愛天堂樂，一切法不拘，始名爲解脫無礙，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脫。」

百丈禪師的弟子黃蘗希運禪師（七七六—八五六）更強調說：「我此禪宗，從上相承以來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。」禪僧應該是「絕學無爲閑道人」。

同爲懷海傳人的石頭希遷禪師（七〇〇—七九〇）說：「寧可永劫受沈淪；不從諸聖求解脫。」修持應落實於此生此世此時地，不慕聖希賢，不重視自己的永生與否；重視的是先把自己本有的佛智找出來，如果閱藏讀經，孜孜不倦，談及佛法，滔滔不絕，而在日常生活中，仍然住塵生心，這樣想要尋求解脫是沒有用的。

黃蘗希運禪師的弟子臨濟慧照禪師（？—八六七）指明學禪者的弊病是不信人之自性，原本具足，而向外馳求；若能歇下向外馳求之心，則「與祖佛不別」。

開悟的禪師都認爲宇宙萬象，處處是佛性的顯身，佛性無所不在。空與色、淨與穢、凡與聖均是不一又不異，但如果本身缺乏探求法身的心，那麼即使眼睛再觀察，也看不到任何東西。如果自己太過驕傲，那麼即使真理擺在眼前，也無法發現真理的存在。

有詩偈云：「山也空來水也空，隨緣變現體無窮；青山綠水依然在，爲人疑嫉難相容。」宇宙有虛空的本體，森羅萬象才能盡在其中；不疑嫉他人的人，擁有虛空的心靈，才能融攝萬有。覺者要能隨順緣生之理，又不被外境遷動心源，精誠專一地修道。

佛向性中求，莫向身外求。禮佛不單求佛祖庇佑，而是找到本心，以全新的角度去看待事物，能悲智雙運，就不會被自己的成見所迷。從茶味中領略禪機，生活百境都可悟道。

8.石鼎煎香，俗腸盡洗；  
松濤烹雪，詩夢初醒。

這是揚州西園的濁清堂茶室聯。

用石質鼎爐煎煮香茗，將俗腸都完全洗淨了；茶湯沸騰的聲音像松濤作響、茶末飄浮像白雪一般，想要作詩的清夢剛剛醒來。

佚名題某禪寺聯：「松濤烹雪醒詩夢；竹院浮煙蕩俗塵。」

煎茶的聲音有如松濤陣陣，漂浮的茶餒好像積雪皚皚，作詩的興致和想要入夢的睡意都清醒了；碧竹幽篁的院子中飄浮著裊裊茶煙，好像把世俗的濁塵都蕩清了。

這副對聯也題作：「松濤烹雪醒詩夢；石鼎餐雲蕩俗腸。」

清茗可以洗塵心、開慧眼，進入到萬無一慮的禪境。

世俗之人名利熱中腸，香茗得以完全洗淨，塵夢乍醒，詩興勃發，正因飲茶有利禪悟，是不必居山林，才能有出世之思。

表面上看，禪屬於哲學，詩屬於藝術，好像不相干。但它們都注重對宇宙本體的直覺，注重對人生充滿生機的領悟，注重言外之意、弦外之音，於是，二者便自然有溝通。

晚唐時期，禪與詩緊密聯繫起來。到宋朝，士大夫談禪成風，禪與詩更加緊密結合。如北宋末年的吳可〈學詩〉詩說：「學詩渾似學參禪。」金人元好問說：「詩為禪客添花錦，禪是詩家切玉刀」便是。有以禪喻詩，也有以詩入禪，日人鈴木大拙便說：「禪在詩中比在哲學中更容易找到它的表現形式。」

禪宗對中國文學影響極深，從如小詩一般的對聯便可見其端倪。在詩之外，禪宗對中國的小說、戲曲，也有影響。禪讓人找回迷失的心，禪為文學家觀照人生提供了一雙睿智的眼睛。

9.四大皆空，坐片刻無分爾我；  
兩頭是路，喫一盞各自東西。

這是清代佚名題河南洛陽古道某茶亭聯。

領悟四大皆空的道理，緣起緣滅，什麼情緣都不長久，何妨稍坐片刻，不要分你啊！我啊！這樣生疏；兩頭都有路可走，不管向前或回頭，何妨好好喫一盞茶後，瀟灑道別，各奔東西。

這副對聯相傳爲一和尚與一商人，在茶亭中相飲時所對。詠萍聚之樂，人情之美，因茶結緣，有四海皆兄弟、無路不順暢的隨意放曠。

佛教認爲地、水、火、風爲物象世界的四大組合成分，但這都是因緣和合的幻象，終究不免於幻滅。人生情緣緣起緣滅，亦復如是。但相逢自是有緣，在聚散無常中，隨順任運，當下惜緣，也許伊人蹤跡已杳，但依然有茶香，有溫暖的人情留存心頭。

#### 10. 早年讀詩知茶苦；

晚歲誦經悟茗香。

近代溥心畬（一八九六—一九六三）自題畫室聯。

年輕時愛讀詩，爲詩情所苦，也常爲世情所惱，何嘗有心領會茶香！總覺得茶味苦澀；待得閱歷多了，年歲有了，能沈靜下來誦讀佛經，才領悟到喝茶可以清淨心魂，使齒頰留芳。

有佚名題聯說：「書濃人品逸；心靜茶味香。」

涵泳出濃郁的書味，自然能修養出雋逸的人品；擁有清淨沒有雜念的心境，便能品味出苦後回甘的茶香。

智慧因尋常事理而發生，胸襟由尋常道理而開闊，氣象更是從尋常人事中表現，如此方能在書味、茶香中，修養人品、冶煉心情。

有佚名題聯：「芳香清意府；疏瀹滌心源。」

這副對聯依據唐代顏真卿〈月夜啜茶聯句〉詩聯：「流華淨肌骨，疏瀹滌心源」而改作。

茶可以疏瀹滌洗心靈，在清芳的茶香與雋永的茶味中，使人塵慮暫忘，而在喝茶的當下，完成自我身心的昇華。

#### 11. 花圃菜畦鋤歲月；

藥爐茶鐺煉春秋。

這是湖南衡陽花藥寺聯。

在花圃和菜畦中勞動，耕鋤出修行的歲月；烹煮藥爐和茶鑪，提煉出春去秋來精進的修行。

花藥寺又有一聯曰：「花雨春風，栽成萬物；藥爐茶鼎，利濟世人。」

在勞作中修行，樂在勞作，也樂在修行，修行人藉著鋤頭護養著欣欣生意，收成的草藥、茗茶，也正是利濟世人的佛願、佛行。

12. 帘疏榻靜閒中趣；  
茶熟香清世外情。

這是香港沙田西林禪寺龍華堂聯。

窗帘疏朗，座榻靜寂，享受著難得清閒的情趣；茶已煎熟，香清四溢，頓時有著超離世外的心情。

13. 客至心常熱；  
人走茶不涼。

有客共飲對話，心情常熱；客人走了，自己一個人自煎自品，也是茶熱依舊，別有滋味。

宋代蘇軾〈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〉詩說：「禪窗麗午景，蜀井出冰雪。坐客皆可人，鼎器手自潔。」

這首詩將喝茶最重要的四件事情都描述出來：一要有很優雅的空間、恰當的時間，二要用好的水泡茶，三要有可人的人同座，四則器皿也要乾淨。

飲茶不管獨飲、同飲，領略茶中妙境，就是聚散無常，生滅不已，滋味不減。所以有聯曰：「茶熟香清，客至最是可喜；鳥啼花落，無人亦自悠然。」橫披：「萬里和風迎瑞氣。」

14. 客至莫嫌茶味苦，  
僧居惟有菜根香。

這是某高僧自題僧舍客廳聯。

客人來到不要嫌棄茶味苦澀；僧人的居所中只有菜根的清香。

生活在矮屋竹籬下、青燈古佛前，儘管清苦，但自有心安理得的悠然、與道同在的陶然。

在苗栗三義見有木匾題刻「菜根香」三個大字，旁並以小字註解道：「菜根有味，茶苦餘甘；人生隨緣，喜樂何難。」

咬得菜根，清淡有味，茶韻耐品，回甘在喉；人生能隨順諸緣，喜樂之心常在。

不嫌茶苦的義蘊，有佚名題茶聯說：「色到濃時方近苦；味從回處有餘甘。」寫茶湯、茶色和茶味，實兼寫人生由色悟空，苦處回甘的況味以自勵。

15. 茆簷喚客家常飯，  
竹院隨僧自在茶。

這是宋代陸游（一一二五—一二一〇）〈南堂雜興〉詩聯。

在茅簷下，僧人呼喚客人喫家常飯，在竹院裡，喝僧人煎煮的自在茶。

「茆」，音 ㄇㄠˇ，通茅。

「家常飯」，指家中日常的飯菜。

「自在茶」，陸游《劍南詩稿》中註解說：「紹興初，僧喚客茶各隨意多少，謂之自在茶，今遂成俗。」

16. 南南北北，總須歷此關頭，且望斷鐵門限，備夏水秋湯，  
迎接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，上天下地；

東東西西，那許瞞了腳跟，試豎起金拳頭，擊晨鐘暮鼓，  
喚配眼耳舌鼻身意六道眾生，喫飯穿衣。

這是佚名題茶亭聯。

這副對聯可見作者的苦口婆心。茶亭奉茶的主人，以一杯茶湯接待三世諸佛與六道眾生，沒有揀擇；生活的細節即修行的道場，無時不刻。如此生命，洞見宇宙生生之意。

17.幽人清課，詎但啜茗焚香；  
雅士高盟，不在題詩揮翰。

這副對聯載明代陸紹珩《醉古堂劍掃·卷五素》。

清幽的人的功課，哪裡只有飲茶和焚香呢？高雅的人的緣會，也不只在揮毫題詩而已。

清興高行貴在能自我超越，真正清高的生活，不必執著外物，拘泥形式。

宋代葉夢得《石林詩話》認為蔬筍氣是禪詩的生命所在，而不要有酸餡氣。所謂「蔬筍氣」，即山林氣、超脫氣；所謂「酸餡氣」，即富貴氣、朝市氣。由茶入禪，修得山林氣、超脫氣，也可不需茶而保有禪心、禪境。

18.茶鼎夜烹千古雪，  
花幡晨動九天風。

這是元代黃鎮成（一二八七—一三六二）〈游峨〉詩聯。

夜闌人靜，熠熠爐火融燒著峨嵋山上的古雪，沸湯浸沏峨嵋山茶，撲鼻的清香縷縷騰起；清晨庭園，鴻濛太空飄拂清風，花幡影動，古寺一片清爽、幽靜。

「千古」是無限時間，「九天」是無限空間，在此無限時空中，寒飲熱茶晨賞花幡中，有著瞬間即成永恆的幸福感。

19.時有客來，烹茗煙煖浮新竹；  
了無俗累，洗鉢泉香帶落花。

這是某高僧自題僧舍聯。

時常有香客到來，烹茶待客時，只見茶煙和煖，浮漾在新生的竹林間；絲毫不被塵俗所牽累，洗著鉢，泉水猶帶著落花的餘香。

唐代杜牧〈題禪院〉詩說：「今日鬢絲禪榻畔，茶煙輕颺落花風。」

修行禪寺，接待香客，卻不被俗緣牽累。人會老，花易落，但在裊裊茶煙中，淡淡的感傷也隨著輕颺了。

20.耕田種茶，非僅溫飽之事；  
讀書學禮，無關名利仕途。

這是台北市耕讀園書香茶坊和平店茶室所懸的古聯。

自古詩家多茶客，茶與文學的廣泛聯繫，是在唐代，尤其中唐以降，新樂府運動的提倡，由雅入俗的審美觀，形成新的主流。由於審美意識的轉變，由轉俗、化俗、用俗、脫俗，由中唐到宋代，文人普遍運用通俗的民生日用題材入詩入文，企圖將現實日用轉變成藝術美感，將凡俗轉變成雅致，而茶，為民生日用，開門七件事之一，自然進入文人的筆下。

明代王德章〈口占一絕〉：「柴米油鹽醬醋茶，七般都在別人家；我也一些憂不得，且鋤明月種梅花。」張璠〈手書單幅〉：「書畫琴棋詩酒花，當年件件不離他；而今世事都更變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

耕田種茶營生，但人生在世，除了滿足生理基本欲求外，還有精神的修持；努力充實，讀書學禮，追求日新又新的生命境界，不把它當作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。

21. 從來名士能評水，  
自古高僧愛鬥茶。

這是清代鄭板橋詩聯。

從來名士就能評出水的來處及高下；自古高僧便愛鬥茶以利禪修。

古人評水、鬥茶（也叫點茶、茗戰），注重閒逸與精神境界。

茶的特性，必須依靠好水才能顯現出來；好水也能增益茶的味道。

水是茶香、茶色、茶味的體現者，陸羽《茶經》認為以山中由白色石隙中緩緩湧出的泉水最佳，宋徽宗《大觀茶論》認為：「水以清、輕、甘、潔為美。」

古人飲茶也重視火候。緩火炙茶和活火煎水一樣重要。「緩火」即文火，「活火」即有焰的炭火。

鬥茶在五代時已經出現，北宋中期以後，風靡全國，從名流高僧到一般平民，無不以鬥茶為樂事。

宋代「鬥茶」的程序步驟是：炙茶→碾茶→羅茶→候湯→燴盞→擊足。

宋人點茶要求茶湯出現白色泡沫的湯花。湯花可分出花、沫、餽三種厚薄不同的泡沫來：看上去細而輕的叫做「花」；薄而密的叫做「沫」；厚而綿的叫做「餽」。

蔡襄說：「視其面色鮮白，著盞無水痕為絕佳。」約在宋仁宗在位的後期，茶色由唐人的尚綠轉為尚白。

宋代並徹底地將飲茶與相關藝術結合，出現了所謂的文人四藝——琴、棋、書、畫及生活四藝——焚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，這都是當時文人雅士平日修養心性的課題，也成為引導宋代茶風的主體。



僧人士夫講究品茗、論器、試水的風尚與當時碩學鴻儒談性論道相為表裡，成為精神風貌的一種寫照。

22.處處通途，何去何從？求兩餐，分清邪正；  
頭頭是道，誰賓誰主？喫一碗，各自西東。

這是廣州市三眼井某茶亭聯。

處處都是坦途，要往哪裡走去呢？為求兩餐飽飯而奔波辛苦，但行事也要分清楚邪正，毫不苟且；頭頭都是道路，相逢一見如故，分什麼賓主呢？談笑風生中，轉眼就要分手，喫一碗茶後各自東西。

茶亭相遇，片刻相離，人間作客亦復如是，隨緣自在，相勉相勵。

23.台山路，兩腳走去；  
趙州茶，一口喫乾。

這是清代劉獻廷題黃廂嶺，見修和尚為路過行人奉茶的「望蘇亭」施茶所聯。

到台山的路，只能自己兩隻腳一步步踏實走去；趙州和尚說：「喫茶去！」喫茶，就要一口氣連茶渣都喫乾。

唐代趙州從諗禪師（七七八—八九七）常以「喫茶去」解人迷惑。他終生致力於修道求禪，曾說：「一個三歲小孩，如果比我強，我也會請教他；但如果是一個不如我的百歲老人，我也不怕教導他。」

在他立下這個心願之後的二十年內，他遍訪名僧，年約八十歲到達河北省正定府趙州觀音院（今柏林寺）擔任主持凡四十年。他講禪時態度從容，堂堂說出禪的真諦，人們以「唇上發光」稱許他的禪風。

不管走路、喫茶或喫飯，都只能靠自己完成，凡事盡心盡力，毫不敷衍，那麼無論身在何處，都是真實生命的體現。

趙州茶，也可說根本不是茶，而是佛的生命的滋生，禪者由於感受到其中的美，才一口氣喫乾，正如馬祖禪師（七〇九—七八八）所說：「一口吸盡西江水。」正是要人們體證到佛不離萬法。

禪宗不贊成用某種固定形相來修行，所以六祖惠能說：「久坐不臥，是病非禪。」生命隨時在動用中，而凡有動用都是真諦，都表達了宇宙的玄奧，因而也都是禪。坐、臥都是禪，但不管坐禪不坐禪，都是在禪的外面繞著圈子轉，認識了這一點，就是禪了。「喫茶去！」亦作如是觀。

由「趙州茶」的義涵，對照《金剛經》中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、幻、泡、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佛教認為一切說得出來的事物，都像夢境、幻相、泡沫和影子，也像露水和電光，皆為虛幻。但中國的禪宗則以世界為真實而予以肯定。曹山本寂禪師（八〇七—八六九）說：「即相即真」，馬祖禪師「平常心是道」、「心即是佛」，以現實的心靈活動的全部視為佛性的顯現，此後，中國禪遂具有強烈的生活意味，成為人文主義的宗教。

這樣的喫茶精神也影響到日本的禪修。日本建仁寺開山始祖榮西禪師（？—一一二一五）的遺訓裡對「茶味禪味，味味一味」至為標榜，所以江戶幕府末年的松平不昧說：「知茶不知禪，如暗中睹物。」總持寺的開山常濟大師（？—一一三二五）說：「有飯喫飯，有茶喝茶。」愛喝才喝、想喫才喫並不是禪學「喫喝」的真意，禪學所謂「喫喝」，是由喫喝得當中領悟到生活方式與人生觀，雖然所說的是茶，也可說根本不是茶，而是佛的生命的滋生，禪者由於感受到其中的美，才一口氣喫乾。禪源自印度的神秘冥想和山居修道的隱遁性，被昇華了。

佛不離萬法，不離世間，從平凡的尋常生活中表現宇宙的神秘性，這也就是所謂的「茶禪一味」的真諦。禪僧所要標示的這種呈現在平常生活中的風采，就是做一個「不離一切事」而又「不被諸境惑」「萬無一慮」的「自在人」。

#### 24. 識得此中滋味；

覓來無上清涼。

這是清代佚名題某茶亭聯。

識得這茶裡的滋味，才能尋覓到真正最高境界的清涼。

道路上奔波，在茶亭裡飲著善心人士的奉茶，就可消除口渴；但熱中名利的心，焦爛五內，要熟諳世情，參悟生命的真諦後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清涼。

## 結語

現代人類，知識是進步了，理性是發達了，但面對情緒、感官的紓理則不進反退；甚至親如家人，意見也往往相左，紛亂衝突隨之而起，動物的喜悅惱怒僅限於現在，人的情緒卻像一座活火山，暫時的隱忍，總有爆發的一天，流金鑠石的怒火傷害了自己不願傷害的人。

享樂主義者認為人生苦短，應該及時享樂。但面對如同小孩子吹肥皂泡沫一般的人生，真切感受到生命有限的苦楚，應該以深切思考為階梯，藉以瞭解生命的奧義。

明代憨山大師（一五四六—一六二三）說：「捨人道無以立佛法。」許下美好心願，先把人做好，然後始能證悟佛理。

星雲大師以「弘法利生」為念，提倡「人間佛教」，擔起的是佛陀慈悲濟世的志業。

有人說：「只要一點美好的心願，就足以撐起全宇宙的重壓。」

風雲萬幻的人間，喝杯茶，暫時止住心頭熱惱，及時洗心求道，得無上清涼。從茶禪的智慧中學習生活壓力的解脫之道，沈澱日常的瑣碎憂慮，向克服死生憂懼之路邁進，從命運的束縛中解放自由。

在茶味中也能領會永遠、堅強、清淨的禪味，然後才能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，構築出一個永遠如一的堅強自我。